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十五

元文類卷三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蓋明之

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賔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説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

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麤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

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

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

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其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煑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

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㑹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陜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

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

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侮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

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

行事敝以一言總為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孰為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絶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絶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絶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誣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

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荅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

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奬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於簒弑若有成約今日為公為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位降其君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

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㫖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内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

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窮浞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掄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為不哲之

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

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爾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没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絶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

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録而無遺𣲖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强為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恣肆為斬絶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

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茍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耶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為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

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㓜喜筭數恒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内外諸角折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

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為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以為不足貴況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敕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

私為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
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
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寧復為
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欒城李治序

大定治績序

王　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
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以為喻唐
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為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

有以闕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録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傅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遽伯

王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庳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憖德於斯文多矣凛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絶異之材卒亦不能

邇也非其不能邇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逺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葢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不闚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宫雲臺也緜不

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
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即其文可以得其為
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
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
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
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
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内知名
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為户庭燕趙為鄂郭齊魯為府庫

雄河太華為梧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櫝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之辨誠偽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員擇畚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擴摭遺藁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悃愊牢不容避輙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

名與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别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

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歳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歴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吕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

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删之以為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

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為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為六國年表三代則為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越自夏殷周至魏哀王之

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為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

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令司馬光論次歴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熈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預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

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黄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

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
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
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
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
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
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
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
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温公徧閲舊史

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萃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

別而已前代歴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衂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懐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麤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

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
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閲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
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
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刋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
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
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
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
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叙

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辟
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
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輙不用
既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
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
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
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
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益

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説而駁以己見至小顔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尠訾臣瓚以差舛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顔者猶顔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

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

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

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

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歴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

者任土作貢貢乃包匭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

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葢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葢甞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

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盖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輙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户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

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
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
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
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
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
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
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
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

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一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

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

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户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傅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摭舊聞輯成三十

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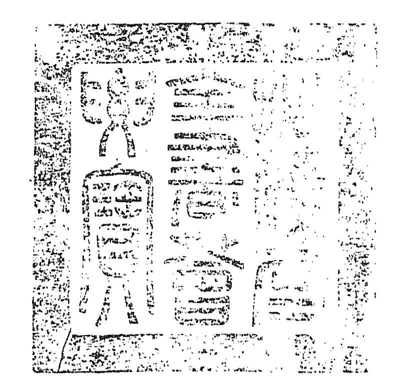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没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

兵革宫室荆榛盎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𡾊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劒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劒之席冕服挾劒末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顔孟南向參

列如浮圖老子宫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説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篚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葢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兹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

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説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
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文於神明者不徒籩
事儆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
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説從其是者訂其
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元文類卷三十二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鹿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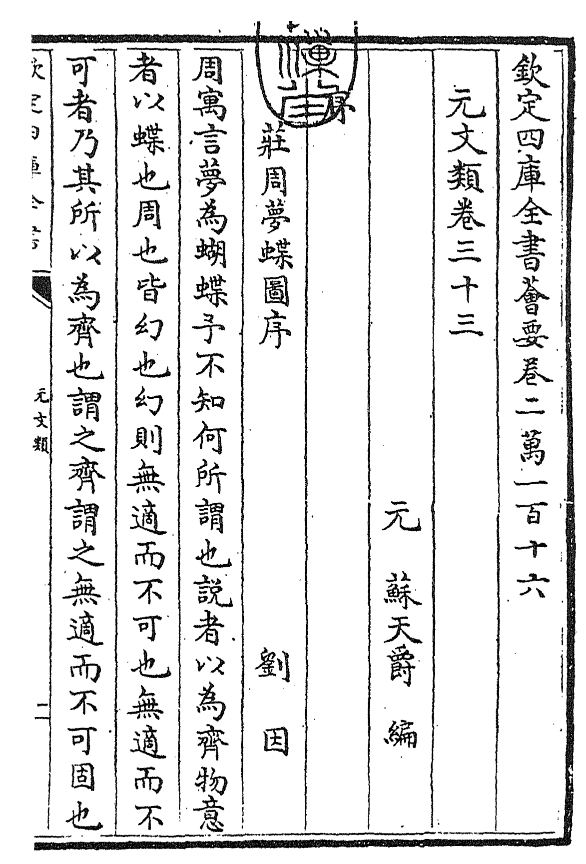
元文類卷三十五

三五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元文類卷三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

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益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内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詑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茍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安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

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

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説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

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皐落楊内翰而序

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呉

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

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

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

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

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蜀平而漢始亡上書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

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録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呉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

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豈補二史之後千載之敝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曈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葢亦古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為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徴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宫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吕春秋淮南子同一説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

算律哉律呂各自為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祼以準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継賓𧰼則無射四因二除為大呂夾鍾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呂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為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為

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吕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吕也十二宫終於中吕非中吕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黄鍾人統以太族地統宜以大吕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吕之位所以妃黄鍾而毋太簇則大吕夾鍾中吕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吕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

照苑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琵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呂求黃鍾彈其術而不能令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

算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黄鍾變律又推以為林鍾太蔟南吕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為黄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黄鍾流行諸律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馬田生五穀豈知我為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為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

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説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濆四十年矣使其得為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絃瑟是日以縱賔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

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之書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二呂用倍矣其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内周非空中容九分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琱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罍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祭之款通曰彝犧爲鐘卬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

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之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齊罍周鼎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可可得削刓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榻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刻而墨傳然猶未有

能摹鍾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歴代器款為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著録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傚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鍾鼎字文缺畧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

於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

跳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

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

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

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

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荏平馬

氏疑字文周所為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為篆韻復

安問此固以多文為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

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為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名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擬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焉援不守章

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太外嚮又言成皐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鷴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益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録其來

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畧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譬如削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太師能言尚書齊語相

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逴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歷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歷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説其式圖太歲統吉

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為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脩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

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聖上以聰明神筭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歷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之臣刱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經極微新其歷而救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虛昴為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益不敢失於古然歷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

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
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歷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
敬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歷
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原
也誠能推其原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
為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為之損益立辭太重
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
涉鄙俚者删之既成定為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

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歷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即日

至官句一言豔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擢文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廷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為儒者日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録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快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決科即晁董公孫當有其人廼今出是塗㵐一日長即秉象板卷免冊紆朱芾褫白衣其為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為是崇飾美觀

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為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寔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斤於小明而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不知所為守彼且圜視而起嘖曰文雅士固如是鄉使習刀筆者為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為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

人以我為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彙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責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温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羆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為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簡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為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焉望其成凡今縣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

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某博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益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

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為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為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可必得先生之學内也非必求安能得之能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坂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顧執箕膺擕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

嗚呼世齾齾相濁視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鷙攫山崇而海録赫赫然盛氣勢㗖孱竪腐息目睗睽而耳項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㗋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試已若魯麟顔鳳祥蹄而瑞蹠矧能孤征重趼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纔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歷聘諸

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羣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為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可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

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後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予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予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予也宜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予之所已能也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予也知予之嘗交於中也將以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天歴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禆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為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

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刿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絶甞獻槖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録散佚

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怴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陽
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
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始識其
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命議脩宋遼金三史而
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元文類卷三十三

元文類卷三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遺忘即是而叩無異多

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
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巳
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刋置凡例
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刋胡公讀史管見
於宣庠聞之請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裒緻建二本
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緻作延康元
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
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

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改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截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截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間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

建之失曰後主者竊建旨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魏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録事旨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岀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岀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

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
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刋正者也凡例又曰
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
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
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
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
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
也又其一天寳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

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旹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避者庋不可以户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叱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

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
益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
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
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
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
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
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
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

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尾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與蹀膏血以鬬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

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心收其已逝之魂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子將游秦子能序予兹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予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盡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

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為怠不加進者阤而為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

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籍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生樂教之心且熟予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粮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

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為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

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

而拒之鈎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能得其意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别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

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蒞民既為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乎豈以才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

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序以問之至元丁亥亥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勑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

有半馬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公户部思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

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羸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禄入外無他營搭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曷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醎嗜好之不齊然非暫

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令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為言濶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馬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令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令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姚燧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

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跂追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閼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呉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迎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式罔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

制之容先得之多兩公拱視不可躐其級也以故南樘安意而往既軷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禄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憚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内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鋭鈍不齊其材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徹

為成均俄拜左相歳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賛乎嗣輝荀以是為心規矩薫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逹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内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是丞匹吾司徒公其穫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楻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楻云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閤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名繪
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手
刻為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
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畫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
塡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
與儔勑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

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為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

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糵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

心令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踰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耑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絶奇者後二年見

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蕚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旨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蕚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蕚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蕚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蕚盛亞白花七寸大復有緋花株畢十蕚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葢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别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蕚五寸

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益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十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

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懽者惟永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

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嘗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余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知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圈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

且然况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時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實亦未易以

復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葢夫子既没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自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迷于是也有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者夫孰從而正

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旨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弊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吕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

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持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録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大過爾而非苟為言也不具九方皐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學

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

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

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於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葢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甞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葢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

未降服婦以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

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以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於其文昧乎其實不

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虛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為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後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編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

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録者溦肅讀之
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
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鋟版貴
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
院樂順携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
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
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
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葢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

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夕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文纂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為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為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為不易何耶未

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益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内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脱去時流

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歟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衰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二

曾二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綱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

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
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
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
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
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
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
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
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

可謂豪傑之士矣余之汩没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别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紱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逺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琵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蚪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奥窔肉食肉眼多按

劒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厲杲蹇蹇駕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為翰林學士序　吳澂

澂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閻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惟閻盧二公焉閻踵李徐為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繇湖南復入為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為

輕重哉是葢未足以為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為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為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宫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茍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遠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為天下

貴也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宫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襜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既或治之又奚容問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呉澂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

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衞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衞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戸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

知者降衷秉彛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

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茍可以
欲攘其人盈厭吾欲橐槖既充則洋洋而去爾是故昔
之游者為道後之游者為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頴敏之資
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已不求知於人二
十餘年兵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
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
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

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為何如抉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没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測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涘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歴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士

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不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絶後之游矣余將於是乎觀徼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為弟云

元文類卷三十四